

民族和叙事： 《美国人》与民族的罗曼司

陈 平 610101 四川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本论文探讨了詹姆斯的第三部小说《美国人》所反映的美利坚民族的自信、自由的精神特点，以及由这样的特点暴露出的大国意识、霸权意识。通过对“美国情绪”的分析，本论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詹姆斯著名的“国际题材小说”。

关键词：民族精神；叙事话语；罗曼司

詹姆斯创作的小说多数被归为“国际题材小说”，因为它们往往涉及不同民族和文化的接触和冲突，以及文化的迁移和杂交问题。批评界虽然对这类小说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然而过去的研究似乎较多注意到詹姆斯笔下的美国人的天真、无知，以及欧洲人的老练、奸猾，对于詹姆斯小说显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却未充分注意。实际上，在他创作的开始阶段，这一情绪表现得尤为明显，后来的很多小说则更多地表现出融合欧美文化的愿望。^[1]《美国人》是詹姆斯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詹姆斯在创作这部国际题材小说时，其意愿自然是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国际大舞台上不同角色在现实生活里演出的戏剧。他一直试图客观地描写人物，但通过对他的小说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也不自觉地暴露了很强的“美国情绪”，这一点似乎还未被别的论文言及。

收稿日期：2009-09-25

基金项目：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09年度精品课程与特色专业建设科研项目“民族和叙事：《美国人》与民族的罗曼司”（编号WY2009005）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平（1972-），男，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英美文学硕士研究生、英语教育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小说对男主角克利斯多夫·纽曼作了细致的刻画。作者显然把纽曼看作一个标准的美国人。詹姆斯在他小说的开头对纽曼的肖像作了颇具意味的大段描写：

1868年5月的一天，阳光明媚。一个绅士安闲地斜倚在卢浮宫里巨大的圆形长沙发上……天气晴暖，所以他走得发热了，不断用手帕在额头上抹来抹去，他的这个动作多少显出了一丝疲倦。然而他明显不属于那类容易疲倦的人；他既高且瘦，肌肉发达，精力充沛，应该是被人称作“野汉子”的……但今天他在卢浮宫里聚精会神，看得眼花缭乱，坐在那里，感觉到审美带来的头疼……一个对民族类型略有所知的人，将会毫不费力地辨认出这个稚嫩鉴赏家为何方人氏……坐在沙发上的男人是个非常典型的美国人。但他不仅仅是个很棒的美国人；首先，从身体上来说，他是个很棒的男人……他通常保持着放松的姿势，很随意似的，而他一旦紧张起来，就会把腰板挺直，看上去像接受检阅的掷弹手……他的头形状甚佳，前后对称，又长了许多直挺的干褐色头发。他的脸也是褐色的，鼻子则颇有轮廓，大胆地弯作弓形……他的颈部平坦，颈部肌肉发达，这在美国人中是常见的；然而民族的特征更多的是表现在表情，而不是相貌上……他的脸上是自信的，对生活中的机遇持欢迎态度，这样的表情在大多数美国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到……冷淡而和气，坦率而谨慎，精明而轻信，肯定而怀疑，自信而羞涩，非常有智慧而脾气又甚好……^[2]

这样的描写持续了整整3页，此后还将大量地重复出现；显然，这绝不是无意而为之的，而是一种带意图的形式。由于作者特别想通过这部小说把握住自己的小说技巧，而本书涉及的又是詹姆斯的创作中最重要的“国际题材”，因此值得对此加以仔细的探究。我们忍不住要问，詹姆斯为什么写这些？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不难看出，小说的主人公纽曼像清教徒一样，通过在美国西部的辛勤劳动而创造了财富。西部垦荒者坚韧、乐观、豪放的性格正是美国人民族性格中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詹姆斯对纽曼的描写是基本客观的、符合现实的，虽然他对纽曼的描写也带着一些比较虚空的，比较“超越了现实”的，令人感觉不那么可靠的罗曼司的味道。以现今流行于西方学界的性别、

种族、阶级之类的政治话语来讲，作者笔下的纽曼就是以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白人男性公民的身份出现的。作者心目中的美国代表了民主、自由、天真和自信；那是西部拓荒者的精神，显示出美国的青春活力。

在小说中，那个挣够了钱，然后跑到欧洲去消费、去追求个人幸福的纽曼代表了美国资本主义文化，虽然这种文化并未彻底战胜以贝勒加德家族为代表的欧洲贵族文化，但至少与其打了个平手。纽曼的经济实力几乎迫使保守的封建家庭妥协，同意把他们的成员——在娘家守寡的珊德勒夫人“下嫁”给“生意人”。虽然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还是占了上风，珊德勒夫人被娘家人逼得进了修道院，但贝勒加德家族也几乎解散了：最顽固的老太太及珊德勒夫人的哥哥躲进了乡下的城堡；他们家的老仆布惹德太太则受雇于纽曼；珊德勒夫人的弟弟瓦伦丁为了一个浪荡的巴黎女人和人决斗，被击毙。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美国人》是一部关于美国人在欧洲追求幸福遭遇失败的罗曼司，也反映出美国的罗曼司传统对詹姆斯的影响。纽曼所认定的民主、自由思想，就是通过诚实劳动，去西部边疆或自由资本主义的商业地区赚大钱，实现美国梦，寻找到一个富裕的处所；对于这样的美国人来讲，不管他们在别的地方会遭遇到怎样的失败，他们的这一美国梦都是绝不会破裂的。我们也相信，不同时代的读者都很容易感受到这种美国味，这种美利坚合众国特有的民族情绪。

詹姆斯显然在书里宣扬了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宣传了美国的民主理想。在一定意义上，詹姆斯是以纽曼为典型，创作了乔纳森·阿拉克所谓的“民族叙事”。因为它既写到了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也写到了美国人在西部扩展的历史，以及在国际大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正如阿拉克所说：

美国现在是一个独立的联邦国家。从这个角度看，民族叙事讲述的是这个民族从殖民时期开始的故事，这个故事还将讲到，美利坚民族如何成为世界各民族的楷模。这个故事在现在的美国社会里还非常流行。它大约在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执政的时候具备了表述形式……^[3]

二

《美国人》当中透露的民族情绪也可以在作者别的创作里捕捉到，因为

当他准备到欧洲长期居住时（1875年），或多或少带着美利坚民族的崭新气象而出现于欧洲文坛的，而且他也乐于向欧洲读者介绍美国人的特点。写于这一阶段的其他小说，如《黛西·米勒》（1878年）、《国际插曲》（1878年）和《淑女画像》（1880-1881年）都是为詹姆斯赢得国际声誉的小说，它们在调子上都和《美国人》接近。他作品里的人物大多为典型的美国人——爽直、大胆、天真，敢于向欧洲传统挑战。欧洲人也通过这些在欧洲大陆乱跑的美国人而认识了美国人的性格特点或类型特点（native types, national stereotypes）。比较客观地说，詹姆斯这一阶段的创作在学习巴尔扎克、撒克雷、屠格涅夫和福楼拜的前提下，直接从现实社会生活里提取题材，写出了美利坚民族的经历，宣扬了美国的民族精神。他的创作也将对美国民族文学、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认为，作者写《美国人》时（1877年出版），在美国度过了他的青年时光，已经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很自然地要维护美国人的形象。美利坚民族此时已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文化上，美国文学的经典也正在形成，詹姆斯本人便参与了这一民族经典的构建。他多次发出感叹，认为美国文化不如欧洲，以为美国发达的商业文化不足以构筑特色明显的民族文化。实际上，那一时期的美国作为帝国主义强国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强盛的民族必然会像赚了钱的纽曼一样要求得到繁荣的文化。作为一个年轻的民族，美国感到其文学艺术落后于欧洲，美国文学界对创立民族文学经典的呼声甚高。詹姆斯之前，美国也出了一些得到欧洲承认的作品。如库柏的“皮袜子系列小说”以美洲印第安土著人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为题材，堪称史诗性的著作。但这些作品在文体、语言、讲述方式方面都没能摆脱欧洲文学的影响，对瓦尔特·司科特那样写历史题材的罗曼司作家也模仿过多。随着霍桑、爱伦·坡、梅尔维尔等伟大作家的出现，美国文学异军突起，渐渐有了自己的文学经典。而詹姆斯对此还不满意，他要以自己的小说创作为美利坚民族创造更多的经典。正如他在评论霍桑时所说的：“只有在土壤深厚的地方，艺术之花方能盛开。有了漫长的历史，才可能有一点点文学”^[4]。所以詹姆斯发出那样的感叹，也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别的美国文人，比如菲利普·弗瑞罗也会发这些感叹：“难道我们就已经不具备知识和优雅 / 非要从那个可怕的地方引进 / 那里的暴君厚颜无耻地统治。”^[5]詹姆斯的国际题材小说，特别是较早的一些，大多表现了美国公民在国际大舞台上表演的“戏剧”，表现了美国人和外界的接触，算得上阿拉克所界定

的“民族叙事”，也是以象征的方式表现了美国人和美国文化逐渐融入国际大家庭的过程。在阿拉克的理论的基础上，我们更可以提出，是詹姆斯这样的作家为美国赢得了国际声誉。他的小说，无论其题材所反映的是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都对美国文学的经典具有建构性，都传达了美利坚民族的声音，所以也应当归入民族的叙事话语。更进一步讲，这里的问题还涉及民族文学、文化身份等重要话题。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曾提出关于民族和叙述的构想，而且在他编选的论文集《民族和叙事》中还勾勒了（詹姆斯时代的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近代民族的叙事冲动。按巴巴的说法，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到，詹姆斯小说中的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自具其叙事愿望，因而期盼民族语言、文化和文学表现形式的形成。在历史的发展中，民族-国家就是要通过叙事话语来传播民族精神（Dissemination）^[6]。

三

我们将会分析到，《美国人》流露出十分明显、强烈的民族情绪。作者是以文学表现（literary representation）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也是无意识地传播了一个年轻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民族的精神。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甚至也是值得效法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小说主人公纽曼浑身上下都透露出美国人的优越感，而且隐约预示了美国的霸权意识。我们在鉴赏这部名著的时候，可能也应该对此作出批判。詹姆斯的国际题材小说也许可以教育我们，让我们看到在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里，美国也是以其强大的舆论宣传、文化政策，来标榜自己的自由、民主、高尚，同时也对别的民族指手画脚。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詹姆斯的小说一方面固然反映了美利坚民族灿然一新的面貌，但也在另一方面也许是不经意地传达了美国的民族沙文主义和大国意识。这样的意识往往不经意地流露在字里行间。泛泛的阅读也许把握不住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这样的文字罗列一些出来，以便证明，这是无可否定的文本以内的证据；而且是那样普遍，以至在今天读来也令人惊诧。

小说里的纽曼是在美国挣了一大笔钱，所以跑到欧洲追求享受。“他感觉，世界就是一个很大的交易市场，可以在里面闲逛，挑选可爱的东西。”^[7]只要自己高兴，他会“不加选择地购物”^[8]。当然，他最想得到的是优雅、高贵的女人。连年轻的瓦伦丁即贝勒加德伯爵也受到他的怂恿，幻

想去美国挣大钱。此外，“像任何一个优秀的美国人，纽曼认为……”^[9]“在美国，纽曼想道，二十五、三十岁的小伙子有成熟的头脑和一颗年轻的心，或者，至少有年轻的道德观；而这里，他们（指瓦伦丁等贵族）有的是幼稚的头脑和老年人的心理……”^[10]“他到达纽约，然后横穿大陆，去了三藩市，他在路上见到的一切，根本不能让他的感觉减退，他感觉，别人所做的事情，对不住他这样优秀的好人。”^[11]“他走出了昏暗的教堂；不像那些打了胜仗或作出决定的人，他的步子并不轻快。相反，他缓缓地踱着，像一个性情很好的人，只感到一点点的羞愧。”^[12]总之，纽曼几乎是个完人，他自由、公正（讲 fair play）、完美。毫不足怪，在这自高自大的叙述中，欧洲文化被贬低了，东方文化完全成为一个陌生的、微不足道的他者。纽曼的想象中出现的东方民族是这样的：“纽曼拍了一下膝盖。‘我愿意娶一个日本女人，只要她讨我的欢心’，他肯定地说道。”^[13]“‘它（贝勒加德家族在弗勒里尔乡下的城堡）看来，’纽曼对自己说——而且他将作出的对比是恰当的——‘像一个中国的感化院’。”^[14]他还在给另一个美国人特里斯特兰夫人的信中写道：“正如法国人所说，‘胃口是越吃越好的’，我发现我看到的的世界越多，而看到更大的世界的欲望也就愈强……有时我想到了远东，东方城市的名字在我的舌头下面一个个地通过——大马士革和巴格达、麦地那和麦加。上个月我和一个刚回来的传教士呆在一起，他告诉我说，在欧洲东游西荡是应该感到羞耻的，因为外面的世界里更妙的东西正等着我去看。我真想去探险，但现在我更愿意在（巴黎的）大学路探险。你是否听到什么关于那个漂亮女人的消息？”^[15]

《美国人》属于詹姆斯写得较早的国际题材小说，这类题材还将在他的创作中占相当大比例。别的许多小说或短篇故事里，也不时会冒出一句话宣传美国人的优点。如《黛西·米勒》中，黛西的弟弟问温特布恩：“你是一个美国男人吗？美国男人是最棒的男人。”^[16]这样的国际题材小说不可避免地会逼迫读者对小说的意识形态性作出思考。随着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军事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其文化机器也开始高效率地运转。

詹姆斯这部关于民族文化冲突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无意间反映了帝国的拓疆意识；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他才采取非现实主义的、罗曼司的形式来讴歌大国意识和乐观的资本主义情绪，对美国人的优越感作出露骨的赞美。作为一部随着大国的文化机器的运作而炮制出来的文学作品，从内容上讲《美国人》说的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与其他国家的封建文

化（及别的一些文化形态）的对立。我们注意到，文学的特殊表现形式与所要表现的内容也比较完美地结合了起来。这部小说之所以成为传世之作，是因为它不是以“理念先行或概念先行”的方式来为帝国文化服务，而不是对现实作了客观的、形象化的、文学的再现。这毕竟是文学作品，而是政治宣传。对这部形式和内容都相当复杂的小说，我们应该做出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作为结论，我们认为这部作品反映出的是历史、时代和罗曼司的文学形式的不协调和错位。错位的结果，便是现实主义和罗曼司在形式和内容上的混合。作者通过把一个罗曼司故事形式与现实社会里美国人的梦想、追求和企图联系起来，从而反映了资本主义商品文化和帝国文化的现实属性；这不同于庸俗现实主义对现实的机械反映。

注释：

- [1] 参见：代显梅，《亨利·詹姆士的欧美文化融合思想刍议》，《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第52-61页。
- [2] 陈平译，未刊。原文参见：Henry James, *The America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78, pp. 17-19.
- [3] 陈平译，未刊。原文参见：Jonathan Arac, "Narrative Forms", Sacvan Bercovitch ed., *Cambridg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608.
- [4] 陈平译，未刊。原文参见：Henry James, *Literary Criticism: Essays on Literature, American Writers, English Writers*.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84, p. 302.
- [5] 陈平译，未刊。原文参见：Corse, Sarah M.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8.
- [6] 参见：Homi K. Bhabha, "Introduction: Narrating the Nation", in Homi K.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Routledge, 1990, pp. 1-7.
- [7] 陈平译，未刊。原文参见：Henry James, *The America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78, p. 66.
- [8] 陈平译，未刊。原文参见：Henry James, *The America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78, pp. 70-71.
- [9] 陈平译，未刊。原文参见：Henry James, *The America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 1978, p. 91.
- [10] 陈平译, 未刊。原文参见: Henry James, *The America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78, p. 93.
- [11] 陈平译, 未刊。原文参见: Henry James, *The America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78, p. 303.
- [12] 陈平译, 未刊。原文参见: Henry James, *The America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78, p. 306.
- [13] 陈平译, 未刊。原文参见: Henry James, *The America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78, p. 46.
- [14] 陈平译, 未刊。原文参见: Henry James, *The America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78, p. 237.
- [15] 陈平译, 未刊。原文参见: Henry James, *The America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78, p. 76.
- [16] 陈平译, 未刊。原文参见: *The Great Short Novels of Henry James*. New York: Carroll & Graf Publishers, Inc., 1986, p. 92.